

封面1

分裂了的家庭

一

王元，王虎的兒子，便這樣生平第一次進了他祖父王龍的土屋。

當他從南方回來和父親鬧撇扭的時候，王元已是十九歲了。在一個冬夜，朔風鼓舞着雪花不時擊上那格子窗，王虎獨自坐在大廳裏，對着銅盆內的紅炭作他愛做的凝思。他每每夢想着有一天兒子回到家來。一個大人，成長了，而且準備統領他父親的人馬去完成虎所計畫而為年齡所限尚未取得的勝利。王元便在那晚出人意料地回來了。

他站在父親的面前，虎看見了他所穿的制服非常新奇。這是革命黨的制服哪，革命黨是如虎一流軍閥們的仇敵。老頭兒明白這一切意義後，他掙脫了他的迷夢，瞪住了兒子，暗中摸索他那柄

老不離身的鋒利的指揮刀，他幾乎要像手刃讎仇似地殺他的兒子了。可是虎的兒子也生平第一次地把他從不敢在父親面前發作的脾氣發作起來。他一把拉開那件藍衣，露出那光滑的少年的胸脯，棕黃而光潤，高聲叫道：「我知道你會要殺我的——這是你唯一的老法門呀！要殺就殺罷！」

他雖是這麼高叫，這少年深知他父親不能殺他。他看見父親那隻高舉的手慢慢掉了下來，刀也溫和地從空中墜落，他鎮靜地望着父親，父親的嘴唇抖動得似乎要哭，用手摩挲着嘴唇去鎮定它。

在這兩父子面面相覷的當兒，那忠實的缺嘴的老僕人照常在老爺臨睡之前送來了安慰的熱酒，他是在主僕二人都很年輕時便伺候虎的。他全沒留神這少年。他只看見老主人，當他看見那顫動的臉，那怒氣突消的無力的神情，他叫了，走上前，敏捷地把酒斟上。於是王虎忘記了兒子，兩隻顫抖的手丟下他的刀，舉起杯來只顧飲，僕人提起壺來只顧添。虎不時喃喃着：「再斟——再斟……」他忘了哭泣。

那少年呆立着看他們。看着這一對老頭兒，一個在創傷之後親熱在熱酒的安慰中，另一個躬

身斟酒，醜陋的裂開的臉上摺疊着他的溫和。他們只是兩個老頭兒，就在這樣的一霎時，他們的內心充滿着酒的想法和安慰。

少年感覺到自己已被遺忘，那原來狂衝猛熱的心房冷卻了，喉間的結塞也化了淚珠。但他不讓淚珠流下。決不，他在陸軍學校所學的一些強硬這時幫助了他。他彎腰拾起剛擲下的那條皮帶，挺直了身軀，一言不發地踱往旁邊的一間房內，在這裏，他曾經像孩子似地坐着攻讀，從那位青年教師受業，那教師後來在陸軍學校裏便是他的隊長。在黑暗中他在房內書棹旁摸到一張椅子，坐下來，讓身體得到一些解放，因為他的心是繁雜已極了。

他開始感到自己不須怎樣過份地去怕他的父親——不，也不須怎樣熱烈地去愛他，如這次爲了這老人的原故，他拋棄了他的同志和主義。反來復去，王元想着他的父親，他這時還坐在大廳喝酒。他用新的眼光去看他父親，他很難相信這是他的老子，這老虎。元雖是不願而且暗藏着仇視的私心，但他往往懼怕他老子，卻也愛戀他老子。他最怕他突然的震怒和咆哮，以及猛然抽出那把老不離身的雪亮的刀。虎對於兒子的發怒雖只一時，用不着要他這麼害怕，但元卻每如孤獨的兒

童在夢中驚醒，夢見他觸了父親的盛怒，汗透了全身。虎用他的怒火作爲統治部下的武器，這孩子每當看見他的怒態，便在深夜的黑暗中，一記起父親那一對圓睜的眼珠，和直豎的兩撇粗黑鬚，他便在被窩內戰慄起來了。人們流行着一句笑話，一句帶怕的笑話，叫做「最好別捋虎鬚！」

虎雖善怒，倒只愛他的兒子，元也知道。他知道這，他也最怕這，因爲這種愛也像一種怒，是這麼灼熱而鹵莽，重壓着孩子的心。在虎的帳下沒有一個女人來調冷他內心的火。別的軍閥們在休戰的時期，在老年，拿女人來消遣，可是王虎一個也沒有。連他自己的兩房家室也不見面，一個是一位醫生的獨女，她多年前便承襲了她父親給她的金銀，帶着她與王虎所生的唯一女兒住到一個靠海的大都市去了，把女兒放在一種洋學堂裏讀書。因此，只有父親便是他愛與畏的一切，這錯綜的愛與畏神秘地抓住了他。由於這對父親的恐懼和對父親那唯一集中的愛的知覺，他便被監禁了，他的思想和精神也被桎梏了。

虎雖不會知道，在一個最難堪的時間裏，元會這樣地爲他父親所執住，那時在南方的陸軍學校裏他的同志們站在隊長的面前，爲那新的偉大的主義宣誓，他們要奪取政府的地位，打倒那些

在位而無用的人們，爲那些正在軍閥和外來的異國敵人蹂躪之下的民衆而出於一戰，於是重建起偉大的國家。在這樣一個跟一個的青年以生命宣誓的當兒，王元退到一旁了，他被父親的愛與畏所執住，他便是這些人高叫的這麼一個軍閥呀。他的心是贊成同志們的。許多關於被壓迫民衆的辛辣的記憶潛藏在他的意識裏。他記得他們望着豐美的稻麥被他父親部下的馬匹踐踏時的神色。他記得父親爲部下索取軍食軍餉時，一位鄉村長者面上的恭謹而無告的憤恨與恐怖。他記得滿地躺着死屍，而父親和他的部下若無所睹。他記得水旱災荒，有一次他曾怎樣跟父親騎馬駛過一條堤，兩面皆水，堤上滿堆着刮瘦的男女飢民，致使兵士們橫加兇暴，防他們侵犯虎帥和少帥。是的，元記得這些和許多其他的事，他記得他看到這些事情曾經怎樣的畏縮，怎樣怨恨他自己竟是軍閥的兒子。在同志們的行列中，就在他爲父親的原故而祕密地放棄他所擁戴的主義的時候，他都會這樣怨恨過自己。

獨自黑坐在幼時住過的房內，元想起這爲父親而作的犧牲，此刻對於他全是白犧牲了。父親既不能了解這舉動，也不會寶重這舉動，他後悔他不該做了。爲了這老人，元脫離了他自己的時代。

和同志，而虎可曾注意嗎？元覺悟了他自己誤解而妄用了他的一生，同時記起他父親所給他的每一個小小創傷，他曾怎樣強迫兒子拋下那不忍釋手的書本而去看他部下的野戰，怎樣槍斃那些來求給養的代表們。記起這些可恨的事情，元咬牙自語道：「他一輩子何曾愛我！他以為他愛我，拿我當一件最寶貴的東西，然而從不曾問過我真心想做的事，就是問了，他也決不答應我假如說了他所不願的，因此我必須永遠隨他所欲而說話，我沒一點兒自由了！」

元於是想到他的同志們，他們定會怎樣輕蔑他，而那偉大國家的建立中現在也決沒他的份了，他反抗地噉咕着：「我完全不會要進那個陸軍學校，但是他逼着我往那裏走啦！」

這苦楚和孤獨在元的心裏勃起，使他哽塞，在黑暗中不住地雲眼，像一個受傷的小孩狠狠地自語：「雖然我父親知道，或是注意，或是了解，我亦復可以變成一個革命黨的！我亦復可以追隨我的隊長，因為我現在沒一個人——一個人也沒有……」

元便這樣獨坐着，感覺到自己是最孤獨的靈魂，非常悽楚，沒一個人理會他。通宵達旦，連一個下人也不會進來看看他。沒有誰不知道他們的大帥王虎在發他兒子的氣，因為他們倆在吵鬧的

時候，格子窗外藏着許多耳朵和眼睛，現在是誰也不敢來安慰兒子而使自己觸霉頭了。這是元第一次沒人理會，所以他更加孤寂了。

他老坐着，不想設法去燃一枝蠟燭，也不願叫一個下人。他把一雙手伏在桌上，再把頭伏在手上。讓悲傷的波浪任意橫流。但他終於睡着了，因為他是那麼年輕而疲倦。

一覺醒來，已是東方發白了。他隨即擡起頭來，環顧一周，他於是記起和父親鬧了撒扭，覺到所有的苦楚還在心中。他站起來，走往院子的前門向外張望。院字裏在魚肚色的微光中寧靜而蒼白。風息了，夜來降下的雪花也已融化。一個更夫靠着門旁睡熟了，在牆角上蜷作一團取煖，他的梆筒和敲梆的棍子放在石階緣上，看到這人的睡態，元含愁地想到這懶惰是多麼可厭，顎骨鬆弛而下垂，露出那一口殘缺的牙齒；雖然這人在心裏確是一個溫和的夥計，而且是他小時候給他上街買糖果玩具等等的人，但這時似乎只顯得老了，可厭了，而不知道關心少爺的痛苦。是的，元這時告訴他自己，他整個生命在這裏是空虛的，他對於這些忽然起了反抗的橫暴。這已不是新的反抗，這是

介於他們父子之間一種私的戰鬪，一種莫名其妙而生的戰鬪。

在幼年，元的西方教師把革命的理論教導他，訓練他，慫恿他，直到他那幼稚的心爲這些偉大勇敢，而可愛的言詞所燃燒。然而一聽到教師換了低的聲調而非常誠懇地說到：「有一天這些軍隊到了你的手，那你必須用他們；爲你的國家着想，你必須用他們，因爲我們再不要有這班軍閥了。」他便覺得熄滅了那種火。

這教師瞞住王虎教着他的兒子反抗他。這孩子煩悶地望着青年教師的發光的眼，聽着那熱切的語調，直穿他的心，在他的心裏雖含着很明顯的言論，卻是有口難言，只能說：「然而我父親便是一個軍閥呀！」這孩子從小便這樣背人流淚，沒有誰知。這使他老是莊嚴，沉默，未老先衰，因爲他雖是愛他父親，卻於他沒一點兒榮耀。

因此，在這蒼白的清晨，元爲這些年的內心爭戰所困頓。他想過逃出這一切，逃出他所知道的一切爭戰，逃出各式各樣的主義。可是他能往哪裏逃呢？他是這麼被守護着，這麼被他父親愛的壁壘看管着，沒有朋友，也沒有能去的地方。

於是他記起那曾經見過的最平靜的一塊乾淨土，那便是他祖父王龍住過的那棟小小的舊土屋，原來叫作王老農的王龍後來闊起來了，從田地上搬開去，便被人叫作王財主了。可是那土屋至今還存在一個小村莊的邊上。三面全是寂靜的田土。元記得，靠近那裏的一個山坡便是他們的祖墳，王龍的，以及族人們的墓全在那裏。元小時曾被父親帶去看他兩位伯伯好幾回，所以他還知道王地主和王商人住在離那兒不遠的城市上。

這時，元告訴自己，在那所小小的舊屋裏一定平靜，他可以獨住起來，因為自從元記得的那位沉默而莊嚴的女人做了尼姑之後，他父親只讓兩個老佃戶住在那兒，此外便是空屋。他曾看見過這女人帶着兩個奇怪的小輩同住，一個白毛的傻子後來死了，一個駝背，他大伯的第三個兒子，後來當了和尚。他記得，就在他纔看見那莊嚴的女人時，他想她大概是一個尼姑了，因為她轉過面去，不願見人，她穿的是胸前交叉的灰布袍，就只頭上還不會薙光。她的面貌很像一個尼姑相，和月光一般的蒼白，細嫩的皮膚緊蒙着嬌小的骨格，在沒有走攏去看到那上面細緻的皺紋以前，看去還是年輕的。

可是她如今已經走了。除了兩個老佃戶之外，那房子是空的，他可以往那兒去。

元於是隨即回到房中，這時有了地方，他急於要走了。不過他首先必須脫下他所恨的軍服，打開一口豬皮箱去尋幾件常穿的長衣，尋着了一件羊皮袍，一雙布鞋，和一些白袴褂，匆忙而愉快地穿着起來。然後悄悄地牽了他的馬，偷出那所明亮的院子，經過一個枕着槍打盹的衛兵，元出來了，讓兩扇大門半開着，他翻身上馬了。

元騎了一會，駛過了大街，穿出了小巷，到了野外了。太陽從遠山後面一片紅光之下爬着，一會升了起來，在暮冬清早的冷氣中格外鮮紅而清晰。是這麼美麗，不覺使他的愁悶消失一些，同時覺得自己餓了。他於是停在一家路旁的飯鋪，土牆上的矮門裏面冒出了溫暖而媚人的炊煙，他買了一些熱粥，一條鹹魚，芝蔴餅，和一瓦罐茶。他吃了這些東西，喝了茶，漱了口，找着那呵欠連天的店主東會了帳，再把頭髮梳了梳，把臉洗得很乾淨，重行跨上了馬。這時高懸的太陽在含霜的麥穗以及含霜的茅屋上放着光輝。

在這樣的一個早晨，元陡然覺得青年們——連他自己——的生命并不是完全不幸的。他一面走着，一面眺望着田野，他的心升了起來，記得他常常說過，他歡喜住在有田有樹的地方，聽着潺潺的水聲，他自己盤算：「現在也許是我可以幹甚麼的時候了。我可幹我愛幹的，沒人留意的。」當這小小的新希望在內心生起時，不覺有許多句子纏繞着他的意識，構成了詩詞，使他忘記了他的煩惱。

這幾年來，元天然地愛好做詩，他把文雅的小詩寫在扇面上，寫在他所住的一些房子的白粉牆上。他的教師每每望着這些詩發笑，因為王元所寫的全是軟性的，例如甚麼落葉隨秋水，或是溪頭嫩柳青，或是桃花紅透深春霧，再或是佳壤初犁似碧波，諸如此類的太平話。他從不會像一個將門之子去歌頌戰爭和榮耀，而每當同志們逼他寫下一首革命的歌詞時，那簡直溫和和他們的願望相去太遠了，因為他不談勝利而談死，於是大家的不高興把元窘住了。他喃喃着，「韻是這麼來的呢，」他不願再試，因為他的外貌雖是沉默而馴服，他卻有一肚子的固執和任性，從此以後，他的詩只做把自己欣賞。

生平第一次獨自優遊，不受任何人的支配，元這時騎在馬上穿着他所愛看的田野走去，深自驚奇。他的憂傷在不知不覺中調和了，內心興起了青春，他覺到軀體新鮮而強壯，鼻孔中的空氣涼爽而清潔，他隨即忘了一切，只記得心中躍起的小詩。他不曾急促，眺望着四面的荒山峻削地朝着碧玉似的天空升起，他期待着詩詞的到臨，完美得和一座坦露在青天之下的山峯一樣。

這甜蜜的寂靜的一天這樣過去，安慰着他，使他忘掉愛和畏，同志和爭戰。晚上他歇在一家鄉村飯鋪中，掌櫃的是一個孤苦的老頭，他那安份的後妻年紀也不算小了，所以不曾發現她跟着這老頭的生活是如何清冷。那天晚上，元便是唯一的客人，老兩口子伏侍得很周到，女人給他做了些灌着切碎的香臘肉的包子。元吃飽了，喝了茶，他躺上那張替他鋪好了的床，疲倦而舒服地睡下了，在睡熟以前雖偶然記起他父親和撒扭，但他也能忘了這。因為在那天夕陽未落之前，他的詩句適如其願地做成，整整四行，每個字都如珠玉，於是他非常爽快地睡着了。

過了三天這麼自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好，全是整天的冬季太陽，山谷間乾燥得如染塵的

鏡子，元揚鞭直向他祖先的村落駛去，懷着一些希望。那天早上他騎進了那條小街，看到了那些茅屋，一共約模二十來棟，他親切地四面張望。街的兩面全是農夫們和他們的妻子，有的靠門站着，有的蹲在門檻上，吃的吃饅，喝的喝粥。元覺得這都是良民，都是他的朋友，非常親熱。他屢次聽見過他的隊長高呼着平民主義，這裏正是的了。

可是他們卻在大大的驚異中非常疑惑地注視元，因為元雖痛恨戰爭以及戰爭的方法，但他自己仍像一個丘八。無論他的心是怎樣，元的父親已給他造成了魁梧的體格，像一個將軍似的挺直地跨在馬上，毫不鬆懈。

於是人們全疑慮地注視他，引起了對於來歷不明的生人的懼怕。村上的孩子們手裏抓着一塊塊的饅跟着看他往哪兒走，當他到了他所認識的那棟土屋後，孩子們圍作一堆，默默地看着，嚼着剩下的饅，這裏那裏地互相推擠，呆望着挖鼻子。等到他們看厭了，於是各自回去告訴大人們，說那個高個子的黑少年在王家門前下了那匹大紅馬，把馬栓在一枝柳樹上纔進去，進去的時候停了一停，因為他是那麼高，而門是太矮了。元也聽到他們那尖脆的聲音在街上這麼叫着，但他對於

這些孩子的話毫不注意。可是那些大人們聽到這些，他們更懷疑，誰也不近王家的門，深怕這高個子的黑少年會給他們一些禍，他是這麼一個生人。

元便這麼陌生地進了他祖先住過的屋。走進了堂屋四面張望。那兩個老租戶聽到他進來，從廚房中走出，一看是不認識的人，他們也害怕了。元看到他們怕，笑了笑說道：「你們不用怕。我是王大帥王虎的兒子，我爸爸是我祖父王龍的第三個兒子，他在這裏住過的。」

他把這話去安那老兩口子的心，告訴他們，他有權到這裏，但他們並沒有安心。他們更加驚惶地對望着，那正想吞下的饞饞在喉嚨裏面枯了起來，硬得和石頭一樣。老婆子把手裏的饞放在桌上，用手背揩了嘴，老頭子走上前，俯着慌亂的腦袋鞠了躬，一面顫抖地使勁吞那塊硬饞，一面說：「大少爺，我們可以替您効點甚麼勞，您想要我們的甚麼嗎？」

元這時在一條板檯上坐下來，又笑了笑，搖搖頭，自由地談起來，因為他曾聽過這些人們怎樣的讚美，無須嚇了他們，「甚麼全不要，我只要在這裏躲些時——或許就在這裏住——我除了向來羨慕有山有水有樹木的地方之外，莊稼上的生活一點也不懂。不過我現在正要躲些時，我就躲

在這裏。」

他再把這話去安他們的心，而他們更加不安心。他們回過面去對望着，老頭子也把手上的鱗放下了，摺皺的臉皮不寧，幾根白鬚在下巴上抖動，他誠懇地說道，「少爺，躲在這裏是一個頂壞的地方啊。您的家聲，您的大名，在這裏誰不知道——少爺，請您原諒我是這麼一個粗人，在您這樣的人物面前連話也不會說——但是您那位老太爺因為是軍長，人家不大愛他，您的伯老太爺們也不大受人愛。」老頭子停住了，四圍望了一周，然後湊在元的耳邊低聲說，「少爺，這裏的莊稼人全是那麼恨您的大伯伯，他和太太害怕起來，早已帶了少爺們住到一個外國軍隊保護的大口岸去了，您的二伯伯下鄉來收租，也總是在鎮上雇一隊兵帶着來的呀！時勢是壞極了，莊稼上的人們受盡了打仗和苛捐雜稅的苦，他們簡直是九死一生。少爺，我們已經先征了十年的稅了。這不是您好躲的地方啊，少帥。」

老婆子也把一雙拆裂的瘦手插在那補上加補的藍布圍裙裏，接口道，「這真不是好躲的地方啊，少爺！」

於是兩口子躊躇而誠摯地站着，希望他不在這裏勾留。

可是元不信他們的。他是這麼慶幸得了自由，這麼歡喜他所看到的一切，這麼愉快於這個光明的日子，他不顧一切要停留下來，快樂地笑笑，叫道：「我還是要住下的！你們不必自擾罷。你們吃甚麼，便讓我吃甚麼，至少我得住些時。」

他坐在這簡陋的屋子裏望着那些犁呀耙的掛了一滿牆，一串串的紅辣椒，一把把的葱，和兩隻醃雞高掛着，他歡喜極了，這一切對他是很新奇的。

他忽然餓起來了，老兩口子剛纔吃的饅頭似乎很不錯，他說：「我餓了。好奶奶，給我點吃的罷。」老婆子叫了起來：「可是，少爺呀，我有甚麼東西好合您的胃口呢？我必須先把那四隻雞來宰一隻——我只有這可憐的饅頭，連麥粉做的都不是呀！」

「我愛這——我愛這！」元非常誠懇地答覆她。「這裏隨便甚麼我都愛。」

所以老婆子雖不安，終於給他捲了一條新鮮的饅頭，夾着大蒜，但她很踴躍，直到找着了一塊秋天醃下的魚，然後送給他做嚙菜。他吃了一個光，這真是他的好飯食，比向來吃的都好，因為他吃得